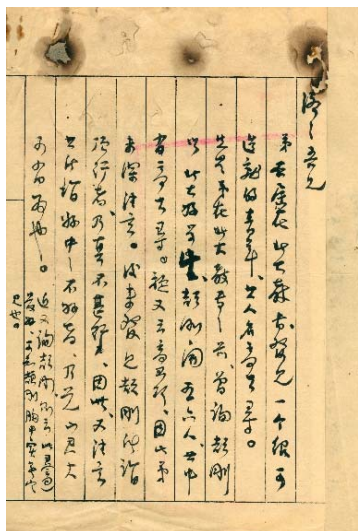


發見一個很可造就的青年，此人名高去尋

傅斯年採「拔尖主義」網羅人才，為了物色人才，竭盡所能，再三打聽：先詢問顧頡剛北大好學生，「頡剛開五六人，其中有高去尋」，後又從梁思永處得到證實，因此函李濟：「發見一個很可造就的青年，此人名高去尋」。



左：1935年7月4日傅斯年致李濟函（考2-81）局部 右：1991年高去尋攝於考古館研究室

思永云，他在北大教書時發見此人，極為注意。然以研究所無錢，未向弟提及。弟將其原著文一，及論文一，送思永一看。思永云，此人實好。彼能認識此問題，並知how to approach it，可稱難得。他贊成約他到研究所來。……適之很想留他（弟荐），然以預算事未決，擱著。弟覺此人如給以學考古之機會，或甚有造就也。（圖左）

雖然胡適亦想將高去尋（1910-1991，圖右）留在北大，但因為經費的關係而耽擱。而在傅斯年的努力下，一九三五年九月高去尋自北大畢業後即加入史語所，在梁思永的帶領下，參與西北岡 1001 號王陵的發掘，從此和殷墟結下不解之緣。

梁思永辭世後，高先生受命輯補「西北岡殷代墓地發掘報告」，完成七大本西北岡大墓的考古報告，耗盡先生研究生命的鴻篇巨著，他卻稱自己是「輯補梁思永未完成稿」，不列第一著作人，真如老子所說的：「生而不有，為而不恃，功成而不居。夫唯弗居，是以不去。」

二〇〇九年史語所考古學門舉辦高去尋先生百歲冥誕紀念會，高先生的眾多故友門生，齊聚一堂，緬懷先生之恩德，追念先生之詼諧，發其潛德之幽光。讓我們知道有很多人受惠於高先生，也知道高先生是「發展臺灣考古學的推手」。

高先生研究興趣廣泛，很早就注意到中原與西北民族文化的交流。所以，他對於考古學的貢獻，從塞外到中原，兼及臺灣，是位「通才考古學家」。驗證了傅斯年的預言「此人如給以學考古之機會，或甚有造就也。」。（DRM）

商王大墓重現「學者小傳」——高去尋

http://shangkingtomb.archeodata.sinica.edu.tw/pages/knowledge/content_KaoChu-hsuan.html